



朱雀
ZHU QUE

吉祥纹样花谱

藤萍著

JIXIANGWEN
LIANHUALOU



荆门蓬草扫坟花，千里迢迢赴碧纱。斯人已入石中火，何事隙中寻少骅。



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吉祥纹样
花卉

JIXIANGWEN
LIANHUALOU

藤花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藤萍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吉祥纹莲花楼.朱雀/藤萍著.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1
ISBN 978-7-5470-0585-9

I.吉… II.藤… III.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5413号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110003)
印刷者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经销者:全国新华书店
幅面尺寸:150mm×215mm
字数:192千字
印张:8
出版时间:2010年1月第1版
印刷时间: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:王亦言
装帧设计:姚姚
书号:ISBN 978-7-5470-0585-9
定价:23.00元

联系电话:024-23284090
邮购热线:024-23284050
传 真:024-23284448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MU LU 录

001 碧窗有鬼杀人

- 一 吉祥纹莲花楼
- 二 玉城之内
- 三 浇花
- 四 深夜鬼谈
- 五 一代神医
- 六 奇怪的凶案
- 七 女规

002 一品坟

- 一 佛彼白石
- 二 路在何方
- 三 第三个死人
- 四 熙陵地宫
- 五 观音垂泪
- 六 雪地疑云
- 七 武当金剑
- 八 医术通神

003 石榴裙杀人有四

- 一 嫁衣不祥
- 二 半张鬼脸
- 三 杀人凶手
- 四 浮生三日
- 五 第四日以后

154 经声佛火

- 一 出家人不打诳语
- 二 狭路相逢
- 三 人事已非
- 四 油锅
- 五 人肉的味道
- 六 昔人已乘黄鹤去

182 有断臂鬼

- 一 马家堡
- 二 无头苍蝇
- 三 牙印
- 四 捉鬼
- 五 四脚蛇
- 六 扬州慢

214 名医会

- 一 有钱能使磨推鬼
- 二 玉梳子
- 三 密室
- 四 起死回生
- 五 山外青山楼外楼

目

MU LU

录

碧窗有鬼杀人

bichuangyouguisharen

常州城，小棉客栈。

六月十二日夜，三更。

鹤行镖行的总镖头程云鹤保着十六箱红货上路已有两天，一路上虽然平安，精神却很紧张疲惫，本已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了过来。

黑漆漆的房间一片寂静。

窗外……有歌声。

一阵阵缥缈的声音，像什么人在唱歌，似乎唱得十分认真，那声调却很奇怪……就像是……断了舌头的人唱出来的歌。

他睁开了眼睛，看着正对着他床榻的窗子。

一片漆黑之中，那窗子上幽幽忽忽飘着些碧绿色的点状影子，忽远忽近，只在对着他的这一扇窗上有。

窗外的歌声远远地传来，那已经折断的舌头唱着令人无法听懂的凄婉的歌……

已经年久失修香火断去好多年了……

这种议论一直持续了三天，直到有天，有个镖行赶镖的偶然回家，一见之下大吃一惊，当场狂呼了一句：“吉祥楼！”然后他连家也不回了，转身狂奔而去，一路狂叫“吉祥楼”这三个字——顿时这楼又被当成了鬼楼，看了它会发疯。

七天之后，那赶镖的突然带了整个镖行回到屏山镇，人们才知道，原来这栋楼并不是什么鬼楼。

它不但不是鬼楼，还是栋福气楼，是大大的福气楼。

“吉祥纹莲花楼”是一间医馆。

它的主人姓李，名莲花。

李莲花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其实江湖上谁也不知道。师承来历不详、武功高低不详、年龄大小不详、连长相美丑都不详，此人出现江湖已有六年，一共只做了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就让“吉祥纹莲花楼”成为江湖中最令人好奇的传说。

李莲花做的两件事：第一件是把与人决斗重伤而死，已经埋入土中好多天的武林文状元“皓首穷经”施文绝医活过来；第二件是把坠崖而死，全身骨骼尽断，也已经入土多日的铁箫大侠贺兰铁医活过来。

单凭这两件事，已经使李莲花成为江湖中人最想认识和结交的人物，何况他还有一栋随时带着走的古怪房子——这更使李莲花成为传说中的传说。

鹤行镖行的总镖头带领着全镖行上下策马匆匆赶到屏山镇，沐浴焚香了三天之后，终于战战兢兢地对那栋楠木雕成的木楼递出了拜贴：鹤行镖行程云鹤有要事拜见。

拜贴是从窗缝里投进去的。

氏”一家的大公子“多愁公子”方多病，他认识李莲花这个人已经六年那么久了，久得连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出名的都一清二楚：施文绝和人决斗身受重伤，施展龟息大法闭气疗伤，当地村民把他当死人埋了，李莲花去把他挖了出来，施文绝自然就活过来了；至于贺兰铁，那小子讨老婆未遂，上演了一出跳崖大戏，装死把自己埋在地里，李莲花偶然路过，又把他挖了出来。世人都在好奇李莲花究竟如何让死人复生，而方多病只想知道他究竟怎么知道哪里地下有活人可挖。

“我早些时候还是有些银子的。”李莲花仔细扫了前厅，收起了簸箕，“只要盘算得好，还可以过日子。”

方多病翻白眼：“你还有多少银子？”

“五十两。”李莲花微笑，“对我来说，已经可以用一辈子。”

方多病呸了一声：“武林中居然有你这种一辈子只打算花五十两的败类，简直是江湖之耻。程云鹤要是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看他还会上门来求你……哼哼，求一个不懂半点医术，小气得连客栈都住不起，只能背着房子到处跑的‘神医’去治死人，亏他想得出来。”眼珠子转了两转，方多病上上下下看了李莲花几眼，“不过，你这小子究竟会不会真的替他去治死人，我还真看不出来。”

李莲花坐在椅上，手指仍在仔细地摆弄他那咯吱作响的竹桌的榫头，闻言微笑：“为何不去？反正我既不会种田，也不会卖菜，又不缺银子，如果没有有些事做，人生岂不是很无聊？”

“玉老头一旦发现你是个庸医，要杀你满门的时候，本公子是万万不会救你的。”方多病悠悠地说，“你去吧，本公子不送。”

然后李莲花在吉祥纹莲花楼里整整收拾打理了三天，也不知在他那小包裹里装进了什么，仔仔细细地写了一封长信把吉祥纹莲花楼暂

时托付给“皓首穷经”施文绝看管以后，终于上路了。

他要去玉城，看玉秋霜的尸体。

【二】玉城之内

李莲花是以“要医活玉秋霜”的名义堂堂正正走进昆仑山玉城城内的——玉城建在荒凉贫瘠的高山之上，内贮奇珍异宝，武林之中能完完整整走进玉城的人不过十个，其中第十个是李莲花，第九个是宗政明珠。李莲花是要医活玉秋霜的绝世神医，而宗政明珠的来头比他还大——他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婿，当朝丞相的孙子，还是朝廷五品的官儿，少女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看起来温文尔雅诗剑双绝的翩翩浊世佳公子。

宗政明珠比李莲花早来了半个多月，玉秋霜出事的第二天他就到了玉城，只是玉穆蓝伤心爱女之死，竟而在爱女尸体返家之后发狂，逼迫五六十位剑士按门规自尽，纵火焚烧玉城宫殿，至今神智不清。

“如何？”那位锦衣玉食高雅矜贵的白衣公子如今正站在李莲花身后，微微有些紧张地看着他——李莲花弯腰看停尸在冰棺里的玉秋霜已经看了半个时辰那么久了，居然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。闻言李莲花“啊”了一声。宗政明珠全然不知他在“啊”些什么：“李先生？”

“她是玉秋霜？”李莲花问。宗政明珠一怔：“玉城主纵火焚烧玉城之时，秋霜不幸被波及……”原来那冰棺之中存放的是一具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狰狞可怖的尸体，只因为并非完全烧干，所以才越发可

他还未打定主意开门查看，突然注意到对门的窗子上出现了许多碧绿色的点状影子，忽远忽近的飘忽不定，紧接着一种腔调奇异的歌声，在遥远的庭院中响了起来。

那是一种听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，是女声，拖着奇怪的音调，十分认真地唱着一首缠绵的歌……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人被折断了舌头之后唱出来的情歌，虽然悲伤，却已不是生人能听懂曲调……

这就是秋霜死的当日，众人说看见的碧窗鬼影！宗政明珠人在漆黑的房间里，看着窗上诡异的影子，一刹那间也禁不住毛骨悚然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凝神静听了一阵，却没有听到任何“人”的声音。

宗政明珠陡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他很快掠了出去，一伸手就抬起了窗户——窗外月明星稀，空气微凉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在窗户上。”

宗政明珠全身一震，他没被碧窗鬼影吓倒，却被李莲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闻言他顺手拉下窗户，李莲花点亮了蜡烛，下床慢慢地走了过去。

烛光照在鬼影飘忽的窗户上，那些诡异的碧绿色影子竟全部不见了，似乎畏惧烛光。李莲花右手食指伸出去，以修长的指甲在窗纸上用力一划，只听“嗤”的一声，窗纸应指破裂，却并不透光，反而有些东西从纸缝里爬了出来。

宗政明珠苦笑：这窗户上贴了两层窗纸，在中间缝隙放入拔去翅膀的萤火虫，一到夜间萤火虫在窗缝间一闪一闪地发光，在漆黑一团的房里看来就如鬼影忽远忽近，而白天和有烛光的时候，因为日光和烛光强于萤火虫，就看不到萤火。

“原来碧窗鬼影竟是些虫子，”他看着李莲花，忍不住问，“先

生是怎么知道窗上的秘密？”李莲花微微一笑：“我怕鬼，你只在听有没有人声，我却在听有没有不是人的声音。”宗政明珠已不知该信他好还是不信他好，唯有苦笑。

李莲花摇了摇那扇窗户：“你闻到迷香的味道没有？这些虫子被药迷昏，直到夜里三更才会醒来，外面的窗纸上开着缝隙，一旦萤火虫醒来找到出路，‘鬼’就消失了。”宗政明珠点了点头：“果然秋霜之死大有内情，碧窗鬼影果是有人装神弄鬼。”正在说话之时，那唱着可怖情歌的声音突然以凄厉的腔调惨叫了一声，随即无声无息。

宗政明珠被吓了一跳，那俊美白皙的脸上顿时煞白：“碧窗鬼影怎会出现在玉城……今夜究竟是……”

李莲花“啊”了一声，这一次宗政明珠听懂了他“啊”的意思，只听李莲花说：“因为有人不信有鬼，所以‘鬼’就出来了。”随即他打了个哈欠，“我很困了，睡吧。”

宗政明珠不能相信他看破碧窗鬼影的秘密之后，结论居然是“他很困了”，还招呼他“睡吧”。呆了半晌，李莲花已经回到床上继续安睡，他却睡不着，只能坐在床上对着那破了条缝的窗口怔怔地出神，脑子里一团混乱。

秋霜是被人所杀，那尸体怎会突然出现在程云鹤的红货箱里？碧窗鬼影是谁做的手脚？今天晚上又是谁在装神弄鬼？是因为李莲花的到来，让那个“它”不放心了么？

种种谜题在他脑中汇聚成团，风神俊朗的白衣公子在月色明朗的黑夜里脸色惨白如死，双目之中流露着迷茫与恐惧之色，如果让倾心于他的痴心少女见了定要失望得很。而他身后床上的另一个人却舒舒服服地在睡觉，非但没有流一滴汗，还似乎睡得快活得很，连半点忧愁都没有。

【三】浇花

第二天，宗政明珠从一脑子迷茫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李莲花已经不在床上。他拿着个葫芦瓢在门外的花园里浇花，浇得仔细得很，有时候摸摸花草柔嫩的枝叶，似乎心情很愉快。花园里还站着三个人，带着各种异样的表情看着李莲花浇花，一个是玉红烛，一个是玉秋霜的好友云娇，另一个是玉家的管家周福。

玉红烛是满脸煞气，云娇是泪眼盈盈，周福则是满脸不安。宗政明珠起身洗了把脸，走出去的时候才了解，李莲花已把玉秋霜的死因告诉了玉红烛，玉红烛怒不可遏，她的亲生女儿被人所杀，凶手竟还装神弄鬼欺蒙于她，不将凶手千刀万剐，她就不是玉红烛！云娇是满脸惊恐，像非常激动。周福是将信将疑，而李莲花斯斯文文说完为何玉秋霜“似乎并非被鬼所杀”之后，十分认真地问周福葫芦瓢在哪里，而后他便打点精神兴致勃勃地浇花去了。

宗政明珠的目光越过玉府花廊半人高的白玉栏杆，看着李莲花在花丛里从容的背影，呆了半晌，叹了口气，他想了一个晚上才勉强把事情的疑点理了出来。碧窗有鬼杀人一事，难以解释的地方共有七处：第一，凶手为何让玉秋霜“断肠”而死？第二，玉秋霜何以死在程云鹤货箱之中？第三，碧窗鬼影是何人所为？第四，那窗外的鬼歌是怎么一回事？第五，“鬼”是如何从小棉客栈到玉城的？第六，凶手为何要杀玉秋霜这样一个娇柔少女？第七，凶手又为何要装神弄鬼？

这七个疑问，宗政明珠只能答出两个，而他期待能回答更多的人

块石头，在脚印边做了个记号，然后站起身来理了理衣服。宗政明珠惊讶地看着那个脚印，随即抬起头来看那花廊的方向：“谁……”玉红烛突然冷冷地说：“是云娇！”李莲花奇怪地看着玉红烛：“怎么见得？”玉红烛冷笑一声，“自从霜儿死后，她留在玉城不走，人前说是和霜儿姐妹情深，呸！她……哼！她是跟着明珠来的，我已经不止一次见到她在城里鬼鬼祟祟，偷看明珠。”

李莲花又“啊”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宗政明珠脸现尴尬之色：“伯母，我没有……”玉红烛打断他：“我知道，否则我早把你赶出去了。”宗政明珠越发困窘，李莲花微微一笑，对玉秋霜、云娇和宗政明珠之间的情爱纠葛不做置评。“宗政公子，你能帮我一件事么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宗政明珠问。李莲花对他招了招手，轻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，宗政明珠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李莲花微笑：“猜的……”随即他又轻声说了几句，玉红烛凝神细听，李莲花的内力不佳，不能把声音凝练恰当送入宗政明珠耳中，她以天听之术听到了“火……你去……玉穆蓝是……真相……”几句，心里大为迷惑奇怪，难道此人在玉城转了两转，浇了浇花，用银针比比玉穆蓝的眼睛，就知道这整件事的答案？“李先生，”她从未如此在意一个人的答复，“难道你已明白我玉城发生的诸多惨事之真相？”

李莲花“啊”了一声，这一次玉红烛听出他“啊”那一声的韵味——那是李莲花在想些什么，心不在焉发出来的习惯性的气息，果然他转过头看玉红烛，茫然问：“惭愧、惭愧，方才夫人问我什么？”

李莲花究竟要宗政明珠帮什么忙？玉红烛还没来得及猜测，李莲花转身把怀里折下的六种杂草递到她手里：“烦劳夫人把这六味药草切成小段，以清水浸泡，半日之后，不需煎煮连草服下，”他极认真

地说，“保管玉城主服下立刻见效。”

玉红烛接过那些“药草”，她本以为她把这个迂书生看得很透彻，但多看李莲花一眼，她就觉多一分看不透，到李莲花把这六种杂草交到她手上来的时候，她已与宗政明珠一样，完全看不穿这个人言行举止的真正用意，李莲花完全是个谜团，从头到脚都是。

【四】深夜鬼谈

深夜。

宗政明珠已经下山去做李莲花要他做的事了。烛火莹莹中，李莲花一个人对着玉秋霜放在冰棺中的尸体。本来玉红烛要来的，但发生了些小事需要她处理，如今只有李莲花一个人点着蜡烛看那具半焦半腐的年轻躯体。

“唉……”李莲花持着烛火对着她看了很久，叹了口气摇了摇头，将一个十七八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弄成这般模样，即使他见过许多比这可怕得多的尸体，也觉得这凶手可恨得很。在玉秋霜的房间门口有玉城剑士为他守护，李莲花用他蓝色包裹里的小刀轻轻拨开玉秋霜腹上的伤口，昨天他从里面挑出了血块，看见了被震断的肠子，今夜不知又想从中看到什么。

窗外漆黑一片，今夜云浓，无星无月，李莲花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玉秋霜的尸体……铁质的小刀在她身上各处轻轻敲击——他既不会验伤、更不会验尸，对于对医术一窍不通的李莲花来说，除了剖开人肚子瞧瞧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外，别无他法。小刀敲着敲着，在冰冻得硬实的躯体上不断轻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，李莲花脸

带微笑，却似乎是敲得有趣。

门外剑士静静地站着，突然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——就在这漆黑一片的深夜中，他们又听到了那种……断舌的歌声。

声音从庭院的大树后传来，但那里并没有人影，歌只唱了两句，随即停了。玉城剑士面面相觑，各自一声清喝抄到树后，庭院中空空无人，两人跃过围墙，往两个方向搜索过去。李莲花持烛微笑，玉城剑士训练有素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此时四面无人，黑夜寂静。“真是适合鬼出来吃人的晚上……”他喃喃地念了一句，打了个哈欠，“我还是回房间躲躲，有点恐怖……”突然背后吹来一阵凉风，一个披头散发的高大影子骤然出现在门口，在头的位置上是一撮乱发，宛若并没有头。那阵凉风吹得李莲花衣袂飘动，他喃喃念着“恐怖得很”，小心把那小刀收进包裹，竟不回头，慢慢地从后门走掉了。

他没看见站在门口的鬼。

那站在前门的长发鬼僵在门口……有那么片刻它似乎气得全身发抖，顿了一顿，随即它轻悄地跟在李莲花身后，无声无息地进了宗政明珠住的客房。

李莲花回房以后先把蜡烛点了起来，门窗关好，想了想，还把门窗都锁了起来，好像真的很怕鬼。门窗全都锁死之后，他舒了一口气，很放心地吹灭了蜡烛，爬上床去，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罩住，开始睡了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长发鬼幽然从屋梁飘下——它早在李莲花进门的同时就跟了进来掠上了屋梁，李莲花慢吞吞地点蜡烛、关门窗、锁门——早给了它许多时间在屋梁上藏好。它无声无息地走到李莲花床边，缓缓对床上罩得严严实实的人提起了一小截闪烁寒光的东西，接

音有些发颤。

李莲花缓缓把被子拉了下来。在他拉下被子的一瞬间，云娇突然有一种错觉……那是一张……并不让人感觉到恐惧的温和的脸，可是给她这种错觉的却是……她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这张脸……所以不会害怕——在看到李莲花的瞬间她全身都放松了，背靠着门板，深吸一口气，眼泪无缘无故滑过脸颊，掉了下来。

房里一阵安静，不知为何李莲花没有先开口，云娇突然颤声说：“不是我……”

李莲花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。”

她全身都软了，顺着门板缓缓坐倒在地：“你……怎么可能知道……”

“玉姑娘被人震断肠子，骨骼却未碎，该是被人以劈空掌力击中小腹所至，云姑娘武功不弱，但并不擅内力。”李莲花以一种愉快谈天的语气微笑说，“杀死玉秋霜的凶手当然不是你，但是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缓缓地说，“玉秋霜是怎么死的，想必云姑娘很清楚。”

云娇的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，只听李莲花微笑道：“我想和云姑娘商量的事，就是姑娘能不能告诉我，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”云娇缓缓摇头，坚定摇头。李莲花慢慢地说，“云姑娘……这很重要。”

“我只不过今夜穿了件男人的衣服，你从哪里看出我知道？霜儿她……她本就是被鬼所杀，死在小棉客栈……与我何干？”云娇胸口起伏，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，方才被李莲花一声“云姑娘”惊扰的情绪渐渐平复，“没有人杀人……从来就没有人杀人……我更没有杀人……”

“是么？”李莲花叹了口气，“从程云鹤告诉我碧窗有鬼杀人一事，我就知道云姑娘脱不了干系，昨日在这里看到鬼影，听到鬼歌，

更加证实了这事。”

“胡说八道……”云娇脸色苍白，“你只不过听了夫人胡说，她一向不喜欢我……”

李莲花看着她，叹了口气：“云姑娘，你忘了？从小棉客栈到玉城，程云鹤逃亡江湖，玉城主下令追杀致鸡犬不留，当夜在客栈的剑士又全都被玉城主逼杀殆尽，唯一‘可以’活下来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”他缓缓抬起视线，看着云娇的眼睛，“碧窗鬼影，从小棉客栈到玉城客房都曾出现，在这两个地方都待过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云娇死死咬着嘴唇，“是鬼……鬼的话，也可以的，我没有杀她。”

他看着她展颜微笑，似乎很能容忍她这种挣扎抵抗：“是鬼的话，不会骗人。”

她的脸色瞬间死白——“骗……人……”

“碧窗有鬼杀人一事，最离奇的不过是玉秋霜的尸体突然出现在程云鹤货箱中，鹤行镖行虽然不是高手云集，却以信用扬名江湖，颇受敬重。”李莲花温言说，“程云鹤是不会骗人的，他说货箱没有人碰过，那就是没有人碰过——在装满贵重珠宝、从来没有别人碰过的箱中突然出现玉秋霜的尸体——听起来是件无法解释的事，但其实很简单，”他对着云娇微笑，“只要想通一点就知道玉秋霜是怎么进货箱的。”

云娇在脸色变得死白之后，刚才强硬的气势渐渐软了：“什么？”

“程云鹤是老实人，并不表示人人都是老实人。”李莲花保持着平静而愉快的微笑，“程云鹤是不会骗人的，云姑娘却是会骗人的，